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醒夢駢言 第九回 倩明媒但求一美 央冥判竟得雙姝

夢鎖重樓春信杳，詩詞會把春心釣。這是爹娘沒見識，延師教，幾把閨門玷辱了。為著情詩和悶倒，上裙喜子驚人跳。作怪丫頭扯謊報，才郎到，愁眉錯對菱花笑。

世間為父母的，生下個女孩兒，就要叫他讀書，也只消閨門女訓，和那千字文、百家姓，令他認幾個字罷了。可笑有那沒見識的，竟像兒子一樣，教他許多詩詞歌賦，好似朝廷又開什麼女翰林科一般。那質地純些的，做了學劍不成，倒還沒事。有那聰俊姑娘，及笄之年，情竇正開，理會了些豔詞麗句，再遇邪緣，可有不弄出醜事來麼。在下這首《漁家傲》詞，專指那種情弊。

如今說件幽婚故事，也是沒見識父母做出來，雖然成了一段佳話，卻是不可為訓的。

明朝永樂年間，四川成都府有個秀才，姓姚名大年，號喚壽之。父母具亡，又無弟兄伯叔，只是獨自一個人，年已二十，家計原也將就。他的才學，就是第二個蜀中蘇東坡，又且生了潘安般貌，真乃翩翩年少，人人都豔羨的。

他立志要娶個絕世佳人。因此弱冠之年，赤繩尚不知繫何處。他性情又極仗義疏財，愛惜朋友，如同珍寶。即如相與個同學秀才丁約宜，就是同胞弟兄，也沒他的友愛。不道丁約宜死了，家中是赤貧的，是他走去殯葬，又周恤丁約宜妻子，一切動用都是姚壽之送去。

他的家產，原只中中，因這些上頭，竟窮了，靠著自己才學，賣文為活。一年也尋得好些銀子，卻仍在慷慨上揮霍了去，再沒得多起來，這也不必細表。

且說成都城內有個富戶，姓施，叫施孝立，娶妻尹氏，生下個女兒，喚做蓮娘，年二九，美豔異常。

施孝立從幼教他讀書，蓮娘天資聰敏，讀了幾年詩詞歌賦，沒有一件不會。更兼做出那針指來，又是沒有一個人趕得上的。施孝立和尹氏愛惜他如掌上明珠，立意要揀個才高八斗的做女婿。卻苦在施孝立自己竟目不識丁，那裡辨得出才子不才子。

一日和尹氏生個計較，叫女兒繡一幅手帕，請那些少年書生題詠，一來顯女兒描鸞刺鳳的手段與人看，二來就把眾人詩詞與女兒看，待他自家擇婿，不到得錯過才子了。

蓮娘得了父母之命，便去打出一個譜來，喚做「倦繡圖」。繡一個美人在上面刺繡，卻是神思困倦，停著針兒的，因此取這名目。蓮娘繡完了，施孝立夫妻便喚個做媒婆的，央他拿到人家，看有年少書生，未曾婚配的，請題詠些詩詞。

媒婆會得意思，把這帕兒常帶在身邊，走過好些人家，有了詩詞，就送去與蓮娘看，卻只是不中得佳人意。一日，媒婆帶到姚壽之家，姚壽之見了問道：「誰家女眷，有這般好生活，真個繡得工致。」媒婆便述施家求詩之意。

姚壽之道：「看了這副手段，你就不說那話，我也詩興勃然起來了。」媒婆道：「有好些人做來，都不中選，相公是有名的才子，這番自然叫佳人歡喜，得偕姻眷哩。」

姚壽之聽了，越發高興。便取一方彩箋，攤在桌上，磨得墨濃，蘸的筆飽，一揮而就，早成了首七言絕句道：

慵鬟高髻綠婆娑，懶向蘭窗繡碧荷。
刺到鴛鴦魂欲斷，暗停彩線蹙雙蛾。

媒婆瞎七瞎八，在旁亂贊道：「老身走過好些人家，看那題詩的，字腳也不曾見，先把頭頸骨搖得酸了。怎麼相公這般容易？我想這個猶如我做媒人，到那高來低不就人家，費了口舌，卻仍撮合不來；那兩相情願的，是一說就成哩。」

姚壽之也不去答應他，看了那帕兒，十分愛慕，又取一幅花箋，續一首來贊那刺繡手段道：

繡線挑來似寫生，幅中花鳥自天成。
當年織錦非長技，幸把回文感聖明。

姚壽之詩完了，取個封兒封好，遞與媒婆。媒婆便拿了到施家來。恰好蓮娘獨自一個，靠在迴廊下欄杆上，看那瓷缸內金魚。媒婆含笑上前，萬福道：「恭喜小娘子，老身今日帶得潘安、宋玉般的好詩來了，卻怎樣謝了老身，老身好拿出來。」蓮娘笑道：「聽了你這話，就曉得那詩又不佳的了。」媒婆道：「卻是怎見得？」

蓮娘道：「潘安、宋玉，只是稱那貌，你如何贊起那詩來？」媒婆拍手笑道：「多承小娘子指教，是老身欠通了。但這詩確好的，到底要謝謝老身，才好拿出來哩。」蓮娘笑道：「果係好時，恕你一向把醜詩塞塞的罪兒便了。」

媒婆聽了又笑，便去袖中摸出那個封兒，遞與蓮娘。蓮娘接來，不就開看，望窗口桌子上輕輕一丟。媒婆見了，去拿來揣在懷中，也不開言，望著外面便走。

蓮娘忙叫道：「卻如何又把那詩拿了去？」媒婆回轉頭來，假做氣烘烘的說道：「老身說今日的是好詩，小娘子卻認做和前番一樣，不值得就拆來看，可不辜負那才子麼。老身要把去送還他。」

蓮娘笑謝道：「是我輕量天下人的不是了。你也不必便這般鬥氣。」

媒婆方又慢慢地走回來，仍將那封兒放在桌上，蓮娘便去拆開來看。

先見那書法齊整，半行半楷，絕世風神，已是可愛。試讀一遍，只覺得眼前一亮，就如准千萬粗醜婦女裡撞見了個吳宮西子，驟然問倒一句也贊不出。重又把來念一遍，果然言言錦繡，字字珠璣。喜得眉花眼笑道：「不想天下原有這般美才。」

媒婆見他贊了，便誇口道：「老身說的不錯麼，卻怎樣謝老身？」

蓮娘見那錦箋下面落的款道：蓉江姚大年題。對媒婆道：「蓉江，想是姚郎別號，他家裡卻在何處？」

媒婆道：「聞得他是我成都有名的秀才，小娘子不曉得麼？他家就在東角街上。」

蓮娘道：「原來就是這姚生，果然名下無虛土哩。」

媒婆在施家，盤桓了半天，見施孝立不在家，便自歸去了。蓮娘等父親回來，拿過那詩去道：「孩兒今日得兩首上好的絕句在這裡了。爹爹你看。」

施孝立道：「我是看不出的，你說上好，自然上好的了。但不曉得是誰有這手段，上得你的眼睛？」

蓮娘道：「不是別人，原來就是有名的姚壽之秀才。」施孝立聽了，不覺攢眉道：「可惜是這人做了。」

原來施孝立起初只要與女兒尋個才子為配，那裡想到天底下真正才子，七八是家徒四壁，沒有飯吃。如今聽見說是姚壽之，知道他現在窮了的，便有些不合式起來。

蓮娘卻不省得父親之意，問道：「爹爹原何這般說？」施孝立道：「你還不曉得請眾人題詩的意麼，原是與你擇婿。但這姚生雖有文才，卻近來家道平常，如何好叫你過活得。我因此說這話。」

蓮娘道：「孩兒看這人的詩才，將來定然是發達的，爹爹卻不要只顧目前。」

施孝立道：「那窮是現的，發達是賒的，難道不看現在，倒去巴那不見得的好處麼？我做爹爹的自有主見，你女兒家不要管。」

蓮娘心中是已經向著姚生的了，卻不好意思再說，只得快快的走回房去。

到了次日，媒婆又到他家來，見了施孝立，滿臉堆著笑道：「昨日拿得姚壽之秀才詩來，小娘子十分贊好，想是合得頭來的了，老身今日特來請小娘子庚帖去。」

施孝立哈哈的笑起來，道：「卻如何做得首把詩好，便要想來求親？」

媒婆聽見這話，心中忖道：不好了，如何有些變卦起來。卻因先前央他求詩，原未曾說破擇婿意思，不好猴急，只得又勉強賠笑道：「據老身看起來，姚秀才和小娘子，真個一雙才子佳人，卻也錯過不得，不如出一個八字也好。」

施孝立搖頭道：「他只好自己忍那窮苦，如何我家蓮姐也跟了去嘗起些滋味來？你別有好親事，再來說罷。」

媒婆聽了，好生不快。原來他早時出門時，已曾到過姚壽之那裡，說蓮娘見詩，稱贊不已，這姻事十拿九穩的了。心中想道：卻叫我如何再去回覆。口裡含糊答應了施孝立，便抽身到蓮娘房裡來。

只見蓮娘手托香腮，呆呆的坐在那裡。媒婆進房叫道：「小娘子，你在這裡想什麼？」蓮娘見他入來，強笑一聲道：「我也問你，今日又來做什麼？」

婆子滿肚皮懊惱，聽了蓮娘的話，倒哈哈的好笑起來，便又對蓮娘道：「小娘子，你合適了姚秀才的詩，我便道這姻緣是萬穩的，就去知會了姚郎。你知你家員外，又嫌他窮，不肯出帖，卻叫老身如何再去見他？因此來和小娘子計較。」

蓮娘不覺掉下兩滴淚來道：「爹娘意中不合式，叫我也沒法，是我今生不該配著才子，倒枉費了你許多唇舌。你既難去回覆姚郎，我正有些物事在這裡，憐他窮窘，要助他做讀書資本，就煩你拿去。只說我父親原沒有擇婿之意，是你猜錯了，那物事是我爹爹道他做得詩好，贈他的。這可不是幾面都好看了。」便取五十兩一封銀子來，交付婆子。婆婆道：「小娘子真個有作用，果然八面光鮮了。但是舍著這般才子不要，辜負你兩下裡憐念心腸，老身卻終究氣不過哩。」

當下媒婆別了蓮娘，便出門到姚家來。他心中怪施孝立反覆，又憐那蓮娘多情，怎肯依著蓮娘的話，只是從直說與姚壽之聽便了。

姚壽之見親事不成，心中納悶，那裡把這幾十兩銀子在意，卻因是佳人贈的，便收來珍藏在書箱內，歎口氣道：「蓮娘倒是我一個女知己了。」從此越發想慕，書也無心去讀。又幾次另央人去施家求親，施孝立只是嫌窮，不肯把女兒與他。過了幾時，聽見說將蓮娘許了本城一個一般富戶，黃化之的兒子黃有成，姚壽之方才死了這條心，那睡夢裡頭卻還時常牽掛著。

且說蓮娘，聽見姚家人來說親，父親不允，心中抑鬱，漸漸生起個疾病來。又見把他許了黃家，那症更加沉重，不茶不飯，無睡無眠，瘦得十分看不得，有些不起光景。

施孝文夫妻著了急，日日延醫問卜，卻都沒有應效。一日來了一個西番和尚，掛著個招牌，道：「善治一切危險症候。」施孝立知道了，便去請他來家，看女兒的病。

那和尚診了脈道：「這病也還可救，但須得有男人胸前的肉，割下一錢重一塊來，和藥為丸吃下，便可痊癒。」

施孝立心下躊躇道：「別個的肉，誰肯割下來救人家性命，只除非他夫妻，那是關切不過的。」便差家人到黃家去述和尚之言，要女婿救女兒的命。

黃有成聽了，大笑起來，當著來人罵道：「想你主人有些呆的，聽信瘟和尚說話，在我身上想人肉吃麼？」踱了進去，等了半日也不見出來。家人只得回來，復了主人。

施孝立大怒道：「他不肯割肉倒也罷了，卻如何倒罵起我來？」便對著眾人道：「你們與我說出去，但有肯割下肉來，救得病好的，就把我家小娘子嫁他。」氣忿忿自踱了入去。

那句話不消一兩日，早傳到姚壽之耳朵裡。心中大喜，火急趕到施家，倒像怕有別人先割了的，道：「我情願割下肉來，救宅上小娘子。」施孝立大喜。

姚壽之便袒下衣裳，自己取過刀來，胸前一割，割下一塊，倒有一錢三四分重。那血湧將出來，半身都是鮮紅，好像做了染匠。

西番和尚也在那裡，先取些藥與他敷上，即便痛止血停，和尚將那肉戳准分兩，和著藥末搗爛了，丸做三丸，叫每日辰刻，開水下一丸，三日三丸，方才吃畢，那病就如換去的一般，竟好了。

施孝立夫妻十分快活，謝過了和尚，便想踐他前言。先托人到黃家說明原故，送還聘物。黃家那裡肯依，便去尋了媒人，聲言到官告理。施孝立沒奈何，只得設下筵席，去請姚壽之來，學那《西廂記》中請宴的老套子，只未曾喚蓮娘出來認兒妹。

飲到酒闌，家人抬出一千兩銀子來，放在旁邊桌上，施孝立對姚壽之道：「感兄盛情，原該踐約。但是曾受黃家的聘，被處不從，竟要告官，恐到公庭，仍舊判與他家，虛費一番周折。因此修下些許物事，為兄另娶之資。兄可收了。」

姚壽之見說，十分不快立起身道：「小生只為與今愛文字知己，因此不惜父母遺體，難道是來宅上賣肉麼？」氣烘烘別了施孝立，一逕出門而去。

蓮娘在裡頭曉得了，好生過意不去，便寫下一封書，悄悄地叫僱在家中的李媽媽拿去，寄與姚秀才。

李媽媽到了姚家，姚壽之正在書房中納悶。聽得施家打發人來。想道約也肯了，又來纏什麼。卻見說是蓮娘遣來的，並有書子在身邊，便回嗔作喜道：「快拿書子我看。」李媽媽雙手呈上。

姚壽之接來拆開看時，上寫道：

荷蒙厚重，實賜重生。人非草木，繫忍負恩。奈俗子執先聘以為辭，致嚴君恨前言之難踐。彼既訟起鼠牙，脅以常情，所恐此遂弓藏鳥盡，傷夫義士之懷，心之戚矣，夫復何言。然以君子才華蓋世，鵬程方遠，寧之燕婉之求！妾昨夢不祥，不久當死，泉下之物，正不必悻悻然與人爭也。施蓮謹拜。

姚壽之看了道：「承小娘子有情於我，我也有一書煩媽媽你帶去。」便取幅箋來寫道：

知己之難由來已久。況欲得諸閨中弱質為尤不易也。向所為不惜殘父母遺骸，以佐藥石者，誠不忍良朋之就死，有可自效，而愛莫能助也，豈真好色哉。然卿雖於僕為知心，而僕未與卿相謀面，誠得邂逅光儀，顧我嫣然一笑，斯則真知我也。姻媾不諧，亦復何恨？姚年拜復。

寫畢付與李媽媽，又取出二兩銀子，與李媽媽買花插。

李媽媽千歡萬喜，謝了姚生歸家，將回書遞與蓮娘，又稱贊姚秀才許多好處，說這姻事不成是可惜的。蓮娘拆書來看，暗暗點頭。

過了幾日，清明節近。成都風俗，到那時候，大家小戶，男男女女，都要上墳拜掃。蓮娘暗暗的又寫封書，叫李媽媽送與姚生，約他途中一面。轎子沿上掛個繡花綵球兒做記認。

姚壽之得書大喜。到了那日，生怕錯過，早飯也不吃，清晨起來，便去立在路上等候。直到中午，方見那有記認的轎子，遠遠抬來。姚壽之撐起眼睛，放出火來般望著，沒多時到了面前。

蓮娘在那轎裡，揭起簾子，對著姚秀才秋波流轉，微微的一笑，露出那兩行碎玉來。姚壽之見，神魂飄蕩，恨不得扯住了看他

個飽。卻見那轎子已如飛過去。還想他回來再看，等到天晚，不見再來，卻是轉到別條路上回去了，只得也自歸家。

看官，姚壽之是不曾見過蓮娘的，轎子上自少不得標個記認。那蓮娘卻何處見過姚壽之，不對別人笑了？這是請他吃酒之時，在壁縫張仔細了的。若是割下肉來那一天，病得七死八活，又那裡去瞧他。閒文休絮。

且說姚壽之回到家中，想了蓮娘那般美貌，先說對自己一笑，就是姻事無成也罷，如今卻有些欲罷不能起來。

過了幾時，黃家又央媒人到施家准吉期，施孝立應允了，蓮娘卻又病起來。去尋西番來的和尚已不知去向。病得幾日，竟一命歸陰，叫喚不醒了。施孝立一家十分悲傷。

姚壽之曉得了，便趕到施家放聲大哭。待到施家眾人走來扶時，只見口眼俱閉，氣都沒了。

施孝立連忙叫人把薑湯來灌，卻那裡灌得醒，漸漸的手腳也冷了。施孝立便叫幾個人抬他回家。他家裡並無別人，那丁約宜妻子，卻是新近接在家中同過的，和著一童一婢，便去準備送終物事不表。

卻說姚壽之的魂兒，也自知道死了，卻沒有什麼悲傷，莽莽遙遙，各處去撞，還想要尋見蓮娘。遠遠望去，西北上有好些人，連聯絡絡，就像搬場的螞蟻一般，不住在那裡走，便也去混在裡面。

不多時，來到一個去處，像是官府衙門。姚壽之同了眾人進去，走到東首一條廊下，忽然撞著個生時認得，又且極相好的，卻就是丁約宜，便上前去施禮。

丁約宜大吃一驚道：「賢弟緣何也來這裡？」姚壽之未及回言，丁約宜早扯了他衣袖往外走道：「賢弟壽數正還未盡，我送你回去。」

姚壽之推住道：「兄不曉得，弟有件大心事未曾了，不好便回。」丁約宜道：「愚兄在這裡，充了個掌冊籍的職役，頗見信任，倘有做得來的事情，無有不替賢弟出力。只不知賢弟卻有什麼心事？」姚壽之道：「兄可曉得先死的施孝立女兒，名喚蓮娘，如今在那裡？弟思量要一見。」

丁約宜說：「知道的。」便領了姚壽之，曲曲彎彎，盤過許多院子，來到一個地方。

只見蓮娘又同個穿白的女子，並肩坐在塊石上，都是愁眉不展，面帶憂容。看見姚壽之來，又驚又喜，忙立起來問道：「郎君緣何也在這裡？」

姚壽之不覺垂下淚來道：「小娘子死了，小生還有什麼心情，活在世上。」蓮娘也涕泣道：「這樣忘恩負義的人，郎君還不肯拋棄，倒連自己性命都舍了麼？但是今世已經過去，只好和郎君結來生的緣分了。」

姚壽之回轉頭來，對丁約宜道：「小弟心裡，倒道是死的好。不要活了，煩兄去查這小娘子托生在那裡，告弟知道，弟便同著他去。」丁約宜答應一聲便走。

只見那穿白的女娘，輕輕扯著蓮娘衣袖，問道：「這位何人？」蓮娘便把生前的事迹與他聽。那女娘也掉下幾滴淚。蓮娘又指穿白女娘對姚壽之道：「這位妹子也姓施，他父親現任湖廣長沙府太守，小名喚做冰娘。是和妾一路同來，彼此極相愛的。」

姚壽之偷眼看了去，見也生得花枝一般，異常嬌媚。

正要開口動問，只見丁約宜笑嘻嘻的走來，向姚壽之賀道：「恭喜賢弟，愚兄已替這小娘打幹得停當，就請二位還陽，成了姻好何如？」

蓮娘大喜，跪下去謝了，正要起身，只見冰娘放了聲大哭道：「那姊姊走了，卻叫我依傍何人？望姊姊救我同去。我便做小也隨著姊姊。」

蓮娘心中好生不忍，看著姚壽之道：「怎麼處？」姚壽之便對丁約宜道：「兄可能再周全得來麼？」丁約宜搖手道：「使不得，只好偶一為之，如何再去弄那手腳。」

姚壽之見冰娘不住的哭，便又對丁約宜道：「兄做不著去看。倘或挽回得來，也未可知。」丁約宜沒奈何，只得依他去了。等有半個時辰，丁約宜回來道：「如何，我說的果係效勞不來。」冰娘見說，挽住蓮娘袖子只是哭，哭得十分淒慘，卻愈覺得可愛，蓮娘也心酸得揮淚個不住。

姚壽之倒弄得沒做理會處。丁約宜看了半晌，歎口氣道：「罷了，賢弟你也帶他回陽，倘有什麼長短，拼愚兄這身子擔當便了。」

冰娘方才大喜，謝別了丁約宜，三個一同出門。

姚壽之替冰娘擔憂道：「長沙路遠，卿獨自一個，卻怎麼好去？」冰娘道：「妾願跟二位去，不想歸家了。」姚壽之道：「卿太情癡了。你不回去，如何活得來。」又微笑道：「只要過一日，小生到長沙，不要害羞去躲便了。」

正說話間，只見一個老媽媽，坐在一乘獨輪車上，兩個車夫推挽了，從後面飛也似來。剛到面前歇下了，那老媽媽問他三個商量些什麼，蓮娘便指著冰娘道：「這位要到長沙，因是沒有伴送的，在此躊躇。」

那老媽媽道：「你們湊巧，我正要去往長沙，何不就同我去。」三個聽說大喜。老媽媽便招冰娘也去車上坐了，分路而行，不表冰娘同那老媽媽去。

如今卻說蓮娘，是個不出閨門的女子，陰間與陽間總一般，那裡走得許多路。走了一回，便要歇息一回，一連歇了十多回，方才望見成都府城。蓮娘在路上，和姚壽之商量道：「妾想回陽去倘有翻變怎麼處？不如先都到郎君家中，郎君返了魂，卻去討妾的屍骸來，令妾還魂，妻生在郎君家中，這便沒得說了。」

姚壽之連稱有理。兩個到了家中，姚壽之先去安頓蓮娘在耳房裡，自己走入中堂。原來他死了兩日，丁約宜娘子叫人摸他心頭，卻還熱的，因此未入棺。當下魂兒一到，便活了轉來。家中大喜。姚壽之坐起身就說：「我要施家去。」

丁約宜娘子在旁道：「叔叔才得甦醒，如何好便出門。」姚壽之應道：「不妨。」討口湯水吃了就走。眾人止他不住。丁約宜娘子便叫兒子福郎，和姚壽之自己家僮阿才，跟了去。那福郎也已有十四歲了。

姚壽之到得施家，那邊眾人一見，都嚷道：「鬼來了！」鴉飛鵲亂的逃散。施孝立在廳上見了，也回身要走，卻被姚壽之趕上一步，拖住道：「不要驚慌，小生實不是鬼。」

施孝立方才定了神，請他去坐，還驚得一句話也問不出。

姚壽之便把自己陽壽未盡，陰司放他回來，並求得蓮娘還魂，判作夫妻的話，細述一番。

施孝立道：「卻緣何不見小女活轉來呢？」

姚壽之道：「令愛是和小生一道回陽的，令愛之魂，還在小生家中。令愛意思，要在舍下成親，因此小生特來，要請過肉身去。」

施孝立聽了，懷著疑團，卻因他說得有根有瓣，又巴不得女兒再活，倒有些不得不信起來。蓮娘屍首也還未曾入殮，便叫家人抬穩了，施孝立夫妻也同著到姚家去。

正要起身，姚壽之對施孝立道：「小生還有句話要講。」施孝立道：「有何見教？」姚壽之道：「陰司已曾判為夫婦，因是令愛魂尚未返，不好便敘子婿禮。今番卻不要再變卦才好。」

施孝立忙道：「前遭也不是我要翻悔，實係無可奈何。今番倘果重生，怎忍再忘大恩。即使黃家有什說話，我拼著與他那裡打官司便了。老兄不信，今日也恰好是黃道吉日，但得小女活轉，即便成親如何？」

姚壽之方才滿心歡喜。領了眾人到家，指點他們抬蓮娘到耳房裡。才進得檻，見蓮娘手腳都動起來，竟活了。

施孝立夫妻大喜，姚壽之便央人去喚音樂，又買辦獻天祭禮禮物。施孝文也沒得說，和尹氏趕回去取了蓮娘的衣服首飾，再來

姚家同觀花燭。

那夜酒散，姚壽之送了丈人丈母出門，回到房裡，蓮娘已卸了妝。夫妻兩個攜手登牀。

凡百事體，到手得難些的，分外快活。姚壽之題那倦繡圖詩，中得蓮娘意來，自家道這親事成了，又誰知施孝立嫌女婿貧窮，不肯起來，弄得男愁女怨。後來，蓮娘害病，施孝立親口許出肯割肉的，把女兒才嫁他。姚壽之去應了募，這番親事，自然萬穩的了。卻因黃家要涉訟，仍是做了個畫餅充饑，望梅止渴。直到死去，陰司裡判了夫婦回陽，卻選用許多深謀遠慮才得攏來，可不煩難！又兼一個是錦心才子，一個是玉貌佳人，這回新婚燕爾，自然說不盡那萬種恩情的了。

不道方能得樂，卻又生愁。他夫妻今日成得親，那回還魂的新聞，就傳遍了一座成都府城。黃有成家曉得了，十分忿怒，只道施孝立假稱女兒病死，去那姚家作婦。他父親黃化之是死過多年的了，他便去尋了媒人，具一張狀子，自己出名，去縣裡控告。

那知縣姓平名恕，做官倒也清廉，辦事也勤。便出簽拘施孝立、姚壽之到縣，立刻聽審。

叫眾人一齊跪上去，先問黃有成道：「你和施家聯姻，是實麼？」

黃有成道：「這個怎敢扯謊，現有媒人為證。」那媒人也稟道：「是小人做媒的。」

平知縣便問施孝立：「你卻如何又把女兒嫁了姚壽之？」施孝立道：「小人女兒死了，是姚壽之也死去，替他在陰司裡求生，判了夫婦回陽的，因此把來嫁他。」

平知縣笑道：「這些都是空話，卻有什麼憑據呢？」

施孝立一時回答不來，脹紅了臉。卻得姚壽之接口稟說，怎和蓮娘的魂，先歸自己家中，怎樣自己先活了，卻去請蓮娘屍首，到他家裡，才得重生，道：「這便是個證據。」

知縣道：「果係這般，卻也是個證據。又怎見得不是你和施孝立預先定下奸計，做那圈套來騙人呢？」

縣尹這一駁，黃有成和那媒人，都暗喜道：「這番須沒得強辯了。」施孝立也憂道：「這句話卻要把家屬逐個都提問起來了，可不厭氣麼。」

只見姚壽之不慌不忙稟道：「生員卻還有個憑據。湖廣長沙府施太守有個女兒，名喚冰娘，在陰司裡也是生員替他求判官還陽去了，這是打角公文到長沙，問得出的。」

當下縣尹對施、姚兩人道：「論起理來，黃家既先聘定，陰司所判就是真的，也算不得數。」又回頭對黃有成道：「但他們既成過親，已不是處女了，你也何苦爭訟。我只叫他們還你聘物，陪罪你罷。」

黃有成道：「小人不嫌不是處女，只求太爺仍把來斷還小人。」

縣尹把案桌一拍，罵道：「天下有你這沒廉恥的人！本縣卻不喜人家女兒從兩次人！」

黃有成不敢再說，只得且憑縣尹斷了。

卻說蓮娘在家，見丈夫去聽審，好生擔憂。聞說官府這般斷了，方才放心，施孝立見女婿家貧，便備了絕盛的一幅妝奩送來。姚壽之夫妻倒也快活度日。

那黃有成因聞說蓮娘容貌傾城，氣不甘伏，又幾次去上司告理，虧得平知縣是上台極得意的，曉得是他審結，不肯翻案，仍把黃家狀詞發縣，都被他批壞了。

不上半年，平知縣升任廣東，卻來了個錢有靈，是又貪又酷的。黃有成便去使用些銀兩，又遞了一張狀子。錢知縣得了錢，不問皂白，竟批著官差，把蓮娘押還原夫。黃有成又去用了些錢，那官差便火急般來姚家要人。

姚壽之進紙訴狀，原說前官已曾斷定，卻那裡准他的，官差坐在屋裡，拍台拍桌叫罵，害得蓮娘在裡面只要尋死。姚壽之幾番勸住，只得送些紙包與差人，詐稱本人害病垂危，略略好些，即便送出。做個延挨日子的計。那官差落得到手銀子，卻仍日日到他家吵鬧。姚壽之和蓮娘，每日只是愁容相對。

一日，清晨起來，家人報說有好些車馬到門。夫妻二人大驚，只道是官府自來要人。姚壽之穿了公服出去迎接，那些人已進了中堂，男男女女，擁擠不開，何嘗見官府追人。卻是長沙太守送女兒到此成親。

原來那太守叫施有法，四川重慶府人，年已八旬，沒有兒子，只生下冰娘一個女兒。見他死去還魂，十分之快。冰娘訴說：「在陰司裡全仗姚壽之夫妻相救，情願嫁他為妾。」施有法也不去拗他，便自己告老回籍，修下妝奩，親送女兒到成都來。

施太守見姚壽之滿面愁容，便開言相問，姚壽之將和蓮娘成婚始末，並黃家涉訟情形，細訴一番。施太守笑道：「是黃有成聘定，原該姓黃娶的。但他既不捨得割下胸肉來，陰司裡又不是他求了放還的，卻想享那現成的福氣，真是無理。」隨又說道：「賢婿不必愁煩。今日是個吉日，特送小女到來，且請做姐姐的出來見禮。」

當下蓮娘出來，施太守叫家人朝南擺下兩把椅子，要行嫡庶禮。蓮娘那裡肯依，便只得學了娥皇、女英的故事。

姚壽之同著雙妻，參了天地，又與施太守見了禮，然後結親祭祖。

你道那日官差緣何不來吵鬧？一來見施太守在此，有些礙眼；二來施太守就叫姚壽之家人，用個紙包，先去安頓了的。

施太守又著人去請施孝立來，一同吃酒。姚壽之侍坐相陪。

施孝立先說起黃家之事，要施太守到縣裡去說人情。施太守道：「說人情是容易，但他上司衙門仍舊告得的，又不值得去見那瘟知縣。老夫卻另有一個見識在此，正要說於二位得知。」便扯施孝立和姚壽之去，附著耳根，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說了一回。二人大喜。你道說些什麼，原來跟冰娘來的一個大丫頭，也是重慶府人，面貌舉止，活象蓮娘不過，蓮娘是豔麗的，他卻一味呆板，就如金銀二物，若不是司空見慣，也竟可以把銅錫冒充。

施太守卻叫施孝立領回去，只說就是蓮娘，因施太守送兩個女兒與姚壽之為妻，姚壽之休他歸家，自讓黃有成來娶去。當夜席散，施太守便去與女兒說知，將那丫頭交付施孝立，一乘轎子抬了同回家去。施孝立自吩咐家人，不許泄漏。

如今卻說施太守，在女兒家中住下三四日，自回重慶去了。那官差聽說施太守去了，便又到姚家來要人。姚壽之踱出去道：「你今日還來這裡要人麼？」官差聽了大刺刺的話，嚷起來道：「我只是奉公差遣，卻不要把施太守的女婿的勢使出來。」

姚壽之冷笑一聲道：「你今日也曉得我是施太守的女婿了麼？那施孝立女兒，父親不過是個守錢虜，我往常也就把他做了老婆；如今施太守送兩位千金與我為妻，我還要這招是非貨兒做什麼！已經休了回去，你自施家去要人罷。」邊說邊又大搖大擺的踱了人去。

差人好生疑異，去探那伙家人口氣時，都使些施太守家勢頭出來，卻像果然不希罕什麼施孝立女兒，休了回去的。這都是施太守手筆教就。差人只得又到施孝立家去問。那施孝立裝出許多氣苦，告訴姚壽之的薄情，得新忘舊，卻叫差人知會黃有成，自來這裡迎娶。官差果然去報了信。黃有成信為實然。心中大喜，擇個吉日，便行娶去。成親之後，卻見新人姿貌，毫不出色，心裡有些懊惱，上牀和他行事，卻也不是處女。這是施孝立怕被那裡捉了破綻，落得自家人受用一番的緣故。

黃有成見老婆容貌平常，便思量要娶妾，那丫頭也會吃醋不許，不上半年黃有成偶感時症，一命嗚呼。那丫頭便拎了些家財，另去嫁人。姚壽之夫妻直到黃有成死了，方才放下鬼胎。施孝立也常到他家，不消瞞人。

姚壽之一日對蓮娘、冰娘道：「我想前番就住在陰間，倒也安樂；卻何苦還要來受這驚恐。」蓮娘道：「那安樂是少不得百年後有的，卻還捨不得陽世的歡娛。貪多了，尋出那驚恐來。」兩個聽說，都笑起來。冰娘道：「姊姊雖受驚恐，你爹爹卻快活哩。」蓮娘道：「胡說，卻是為何呢？」冰娘道：「你不曉得，他把妹子的大丫頭拔了頭籌，卻才讓與脫時倒運的黃有成麼？」說罷大家都笑起來。

姚壽之一夫兩婦，說說笑笑，說不盡那閨房樂事。後來姚壽之鄉會聯捷，點入翰林，直做到湖廣總督。蓮娘、冰娘都受誥封。

那錢有靈恰在那裡做屬員，是從川中調去的，貪酷如前，被姚壽之具本嚴參，革去職任，又問了個罪。姚壽之年華半百，即便致仕歸鄉，悠然林下。蓮娘生三個兒子，冰娘生兩個兒子，都曾做官。連那丁約宜兒子，也提拔他得了個小小官職。姚壽之夫妻三人，都活到有九十多歲，兒孫繞膝，富貴兼全，真乃非常之福。有詩贊曰：

一夫二婦已便宜，又得成雙絕世姿。
更有一般堪羨處，和如姊妹共歡娛。